



MACOS 課程爭議事件探究

鍾鴻銘

摘 要

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探究由 Bruner 主導的「人的研究」新社會科課程方案，在課程實施時所引發的爭議。探究的內容包括引發爭議的課程內容，產生重大課程爭議的時間、地點、主要人物與過程，以及產生爭議背景因素的解析。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文以歷史研究法對「人的研究」引發爭議的過程進行歷史探究或文獻分析。文獻分析的對象包括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直接史料以事件關係人，即 Bruner 與 Dow 當時與事後的評述為主，特別是爭議發生時，「人的研究」課程方案的負責人 Dow 的學術著作。Dow 於事件發生後不久，即以此爭議事件為主軸，完成其博士論文。在經過多年反思後，甚至出版相關學術著作，探討此一事件的歷史意義。間接史料則是以論述「人的研究」課程爭議事件的學術著作為主，包括以此事件為主題的學術論文，以及含括此一歷史事件的學術著作。

鍾鴻銘，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電子郵件：hmjong@niu.edu.tw

投稿日期：2023 年 9 月 23 日；修正日期：2023 年 12 月 27 日；接受日期：2024 年 7 月 4 日

研究發現或結論

「人的研究」具有新社會科運動的創新精神。但因其迥異於傳統的課程內容，衝擊了保守人士守護的傳統價值，故而引致了美國課程史上的重要課程爭議。其次，與美國其他重要課程爭議不同的是，「人的研究」由於獲有聯邦政府的基金補助，爭議最終上了國會議事殿堂。此亦使得「人的研究」課程爭議，成了全國關注的對象。

研究原創性／價值

國內雖曾對「人的研究」課程方案的發展過程、具體內容等進行過探討，尚無對其引發的課程爭議進行深入探究，此是為本文的主要價值。此外，世界上大部分地區或國家皆曾有過課程爭議，爭議之本質大部分肇生於意識型態之爭，「人的研究」亦復如是。對「人的研究」進行歷史研究，將有助於瞭解臺灣課綱爭議的本質。

教育政策建議或實務意涵

本文於結論中建議，課程改革欲能有所成就，首應與主流教育思潮相契合。其次，改革理想應能獲得第一線執行者教師的共鳴與支持。再者，立意良善的改革方案亦須有相應的推廣與實施措施，方能期其有成。

關鍵詞：人的研究、新社會科、布魯納、課程爭議、課程史



AN INQUIRY INTO THE CONTROVERSY CAUSED BY MACOS

Horng-Ming Jong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ntroversy that arose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ocial studies curriculum project, MACOS, led by Bruner. The study includes the content of the curriculum that caused controversy, the time, place, chief characters, and processes in which curriculum disputes occurred, as well as an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factors leading to the disputes.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This study uses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to conduct a document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that caused controversy in MACOS. The document analysis objects include direct and indirect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direct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primarily based on the comments of those involved in the incident, that is Bruner and Dow, at the time and afterward, specifically the academic works of Dow,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MACOS curriculum project when the dispute occurred. Shortly after this incident, Dow completed his doctoral thesis on this controversial incident. After years of reflection, relevant academic works have been published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event. Indirect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primarily academic works that discuss controversial events caused by MACOS, including academic papers on this event as a theme, and academic books that include this historical event.

Findings/results

MACOS has the innovative spirit of a new social science movement. However, being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curriculum content, it impacted the traditional values guarded by conservatives, thus causing an important curriculum controversy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Moreover, unlike other important curriculum controvers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COS controversy eventually reache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because it received funding subsidies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is made the controversy over MACOS a subject of national concern.

Originality/value

Althoug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MACOS curriculum projects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aiwan, no in-depth study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curriculum controversy. Thu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in this aspect. In addition, most regions and countries worldwide are subject to a curriculum controversy. These controversies mostly arise from ideological disputes, and the same is true of MACOS. A historical study of MACOS will help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aiwan's curriculum guideline controversy.

Implications for policy/practic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o achieve success, curriculum reform should first be consistent with mainstream educational trends. Moreover, reform ideals should be able to obtain resonance and support from teachers, who are the frontline implementers. Furthermore, to be successful, reforms with good intentions must also have corresponding promotional and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Keywords: MACOS, new social studies, Bruner, curriculum controversy, curriculum history

壹、前言

從文化的角度言之，課程是選擇性的文化財，是該社會認為最值得傳承給下一代的文化資財（Kliebard, 1992）。但亦因課程選擇是價值選擇的問題，故易因價值取向的不同而橫生課程爭議。十九世紀前，受教育族群不多，故對何者能納入課程內容尚無太多爭議。迨至二十世紀，教育已向全民開放，加諸社會變動劇烈，何者應納入課程內容，遂成社會關注焦點。於是眾家學者紛紛著書立說，抒陳己意。意見相近者，形成各種課程利益團體，以求己說轉化為課程政策。意見相左者，彼此相互攻訐，以求壓抑異見凸顯己說。除教育學者外，學生家長也自認是教育的利害關係人，故亦開始檢視教育內容，以求學校教育內容與自己的價值維持一致。於是教育內容審查，成為二十世紀美國教育景致重要的一個場景。

美國因屬地方分權制，各學區有權決定教科書或課程材料的取捨。但美國亦是多元化社會，教育董事會決定的課程材料，未必完全符應所有人口組成的教育價值，因而可能肇生課程爭議。這些課程爭議，有些因價值衝突不大，衝突僅侷限於學區內。有些課程材料則因採用者眾，單一學區抵制，可能逐漸蔓延至其他學區，從而成為全國關注的課程爭議事件。1930年代社會重建論者 H. Rugg 所發展一系列的社會科教科書，遭到焚書下架，即是美國第一起全國性的教科書爭議事件（單文經，2005；鍾鴻銘，2006；Evans, 2007）。

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亦有數起大規模的課程爭議事件。由知名學者 J. Bruner 參與開發的「人的研究」（Man: A course of study, MACOS）方案，即為其中一例。如同其他課程爭議，一開始，僅是部分學區發生課程爭議。其後因其接受政府基金贊助，故而引起國會議員的興趣，爭議從而上了國會議事殿堂（單文經，2005）。最終亦因國會議員的介入，導致經費補助的終止，從而結束了該課程的後續開發與推廣工作。

MACOS 是 1960 年代美國因憚於蘇聯科技領先而進行課程改革的一個方案。Evans（2020）曾出版《恐懼與學校教育：理解進步主義教育的麻煩史》（Fear and schooling: Understanding the troubled history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乙書。書中直陳，美國學校與課程深受恐懼與內外威脅的影響，不管其為想像或真實。此一恐懼在冷戰後，強度持續強化。其結果

是，美國教育更為重視個人主義，而非公民教育所強調的共善（common good）。晚近，美國深覺學校教育失敗的恐懼販賣者，亦開始提出因教育失敗而導致國家處於危機之中。他們所提出的教育改革方案，著重的亦是個人的成功。是故，教育改革的焦點，著重於共同標準與測驗，私有化，將商業原理應用至教育等作為。

由此足見，1960 年代的課程改革，是恐懼感促發課程改革的主要起源點。作為此波課程改革一環的 MACOS，在推廣過程中，亦曾引發某些家長與社會人士的恐懼。這些人恐懼的是，MACOS 將會破壞他們所崇奉之價值的傳承。是故恐懼者群起而攻之，最終導致因恐懼而生的課程方案，亦因恐懼而壽終正寢。本文擬對此一因恐懼而生、亦因恐懼而亡的課程方案，進行歷史探究。由於 MACOS 是美國課程史上具代表性的課程改革方案，國內已有論文探討過其改革意涵（單文經，2005；鍾鴻銘，2023）。本文則在探討此課程方案引發的爭議。美國課程史上曾發生幾起重大課程爭議事件，如 Rugg 教科書爭議事件、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國內皆有人曾為文探討之（鍾鴻銘，2006，2019），尚無專文探討 MACOS 課程方案引發的爭議。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透過交叉分析相關文獻的歷史記載，以便整理出爭議的過程與重點。同時分析相關研究對爭議事件的見解，從中摘述出筆者認同的觀點，其後再草擬出論文架構後，將其撰寫成文。在英語國度中，皆曾有學者探討爭議的發生過程與檢討，尤其是曾先後出任該方案副主任、主任的 Peter Dow，在其博士論文與專著中，曾詳細描述爭議過程與自身的省思，更是本文主要文獻分析的參考對象。本文首先對 MACOS 課程方案內容做一簡單的介紹，次則對 MACOS 所引發的課程爭議，做一梳理。再者則是對 MACOS 發生課程爭議的原因進行探討。

貳、MACOS 課程方案的領導者、特性與內容

一、MACOS 課程方案的領導者

1957 年蘇聯人造衛星的發射，使美國人驚覺已在美蘇科技競賽中屈居下風。在一批傑出科學家的引導下，將科技落後的原因，導向學校課程的學術性不足。這些學者因而倡議進行課程改革，以求迎頭趕上科技競賽。

而且不僅倡議，甚至直接涉入中小學的課程改革。這些學者從學術角度，主張應讓學生掌握各學術科目的學科結構，因而此波課程改革復被稱為學科結構課程改革運動。哈佛大學心理學者 J. Bruner 即是此波課程改革的代言人。除了宣揚改革理念外，Bruner 亦曾實際主持課程改革方案，以實現其改革理念，此一方案即 MACOS 課程方案。就 1960 年代課程改革運動而言，Bruner (1960) 《教育的過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通常被視為此次運動的出發點」(Scheurman, 2018, p. 5)，而且，「MACOS 背後的課程理論，可以溯至《教育的過程》的出版。」(Johnson, 2010, p. 238)。與其他課程改革方案一樣，Bruner 亦是從如何幫助學生學會思考的角度構思 MACOS。Dow (1991, pp. 254-245) 即曾指出，

當 1964 年離開哈佛認知研究中心，轉而全時投入 MACOS 的發展時，Bruner 簡要演示學者在幫助重新界定學校的過程中能扮演何種角色，以及此等參與如何反向對其學術產生影響。如同他在多年後評論道，他在小學教室所花費的時光，為其學術生涯中心智獲得最大獎賞的時期。他發現，投身於真實課堂的學習問題使其研究變得貼近真實，因為此等研究將其注意力聚焦於學校真實情境中，年輕的心靈是如何成長，或是未能獲得成長。在小學教室的經驗，使其進一步深入思考實驗室研究的實際應用，以及改變教育的優先性。

1964 年，Bruner 應邀至費城之友 (Friends in Philadelphia) 年會談論教育。演講結束後，在該地私立日耳曼鎮友朋學校 (Germantown Friends School) 擔任歷史部門主管的 Peter Dow 前來就教於 Bruner。其後 Bruner 邀請他至哈佛參觀其改革作為。不久之後，Dow 即轉職至教育發展中心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enter)，擔任副主任乙職，同時負責 MACOS 與學校教師的連繫 (Bruner, 1983)。

二、MACOS 方案的特性

在為數眾多的新社會科課程方案中，MACOS 是最受爭議的一個方案 (Fitchett & Russell, 2012)。著眼於 MACOS 的創新性，對其讚譽者有之；但因迥異於傳統教學，擔心對社會傳統帶來破壞效果的批評者亦不乏其人。對其毀譽參半的評價，Johnson (2010, p. 233) 曾以一段話概括之，即

「一方面，MACOS 被視為所曾產出之最優美、最學術且是最智巧的課程。一方面，此課程同樣被當作聯邦政府發展與設計課程最具破壞性的嘗試之一。」在《敬告教師》（Talks to teachers）一書中，Dow 即曾言及，

「人的研究」具有兩方面的宗旨：首先，藉由提供取自晚近行為科學與人類學之動物行為與人類群體的有趣研究，我等希望激起兒童思索人類的未來。藉由人與其他動物的對比以及文化情境迥異於我們的「人的研究」，學生可以反思潛藏在表層文化多樣性之下，將人結合成某種物種之人類經驗的深層結構、共通的動力與應對生活的方式，以及將人與其他生物連結在一起的生物紐帶。其次，我等希望透過此一課程讓兒童能夠瞭解，我們所認可的行為，其實是文化的產物。在判斷他人，特別是那些異他文化之人，兒童必需學會他們的判斷，乃至所有人的判斷，乃被生活於其中的文化所形塑，且反向言之，人亦可塑造其文化。在「人的研究」中，透過理解其他生活方式，學生對其自身與彼此共享的文化能獲得嶄新的觀點。我們希望在此同時，學生能夠發展思考人類境況的語彙，以助其應對分割現代世界的巨大文化距離。（Rudduck, 1972, pp. 120-121）

就學科屬性而言，MACOS 是以人類學為主的跨科際課程。早在求學時代，Bruner（1983）即對人類學有高度興趣，至哈佛任教後，也曾與 George Miller 合作開設一門名為「人的觀念」（Conceptions of Man）的通識課程，此課程的一部分，即在探討人類文化的出現。故 Bruner 答應接下 MACOS 課程主任乙職絕非偶然。由於新社會科運動的本意，在教導學生學會以社會科學家的思維模式進行思考，MACOS 亦是以此等思維進行課程設計（單文經，2019）。MACOS 的目的，在教導學生認識人性，因為「MACOS 的發展者從一大膽的假設開始，即理解人性對最佳的社會有所助益。」（Dow, 1975a, p. 79）由於社會科學家以處理原始材料為起始，但學生無法如生物學者、人類學者實際參觀並記錄不同生物、不同人種的生活，是故，課程發展人員便以影片的觀賞取代實際的田野調查。影片是根據多位生物學者、人類學者所拍攝的紀錄片剪輯而成。例如，Irven de Vore 至東非所拍攝的狒狒社會行為的紀錄片，Asen Balikci 三次造訪極地所拍攝因紐特人生活紀錄片，以及鮭魚、銀鷗、猩猩的影片等。

準是以言，MACOS 堪稱是影片本位的課程。「影片旨在激起討論及引出好奇心，如同人種誌研究依賴人類種族學者發現與拼湊訊息的好奇心一般。」（Wolcott, 2010, p. 196）影片本位的課程與書本為主的課程，在教育旨趣上有所不同。Dow（1992, p. 164）即曾指出：

與大部分教科書不同，這些課程關心的是問題而非答案，關注的是概念而非事實細節，尋求整合而非割裂學科，考量眾多學生的思考過程與學習式態，探求從直接觀察到遊戲與模擬，以重建人種誌為基礎的影片，再到運用藝術、文學、音樂、詩作、舞蹈等，每一種可能的教學媒介。

在《學校教室政治學》（Schoolhouse politics）乙書中，Dow（1991, p. 258）亦曾指出，

史潑尼克（Sputnik）改革的主要貢獻之一，即是他們對教學媒體的密集實驗，包含電影、靜態照片，物質材料、遊戲、原始檔案、建造活動、實驗室實驗、田野調查工作，以及多重書寫材料，而非僅是單一的文本，以便能發現媒體、訊息與學生間最大的契合。我們戲謔地稱之為「知識產業的新技術」者，其時代甫出生未久。時至今日，我們皆在使用電腦、影像光碟、光碟機，是以更應致力於理解學習媒體如何影響學習者與學習內容。

總之，「史潑尼克激起的課程改革，其最有價值的資產之一，是實驗性的運用視聽材料與非教科書材料。」（Dow, 1992, p. 169）由此觀之，MACOS 以視聽材料取代教科書，是新社會科運動所留資產的最佳示例。其次，MACOS 著重的是思考能力的培養，而非知識的傳授。是以，「『人的研究』是設計提出問題，而非答案。」（Dow, 1975b, p. 394）質言之，MACOS 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讓學生執行開放的文化探究，而後透過與教師與同儕間的對話，形成自己的價值判斷。」（Scheurman, 2018, p. 15）

三、MACOS 課程的內容

因鼓勵教師採取多樣的教學法，是以，MACOS 亦為學生準備多樣化的教學材料。這些豐富的教學材料也足以讓教師迎合不同學生的教育需求。MACOS 課程方案包含 9 本教師指導手冊，30 本學生手冊，16 部影片，

4 部紀錄片，5 套幻燈片，3 套模擬遊戲，54 份人製獎品，2 面大地圖，1 套馴鹿狩獵策略圖，一張親屬關係圖，一張海冰營地圖，11 張影片中奈特西里克因紐特人（Netsilik Inuit）（後文因引用文獻而出現愛斯基摩人、奈特西里克人、因紐特人等名稱，皆指同一族群）的放大照片，數張海報大小的壁畫，一張肢解的海豹圖。影片的觀賞可以充當小型的實地觀察，透過影片，學生可以看到因紐特人與動物的自然習性。各種的教師與學生手冊，旨在因應不同學生程度所需的差異化教學，並鼓勵學生進行高層次的思考（Dow, 1992; Johnson, 2010）。概括而言，MACOS 由以下數個課程單元組成，每個單元皆以某種生物的生命週期為主。

MACOS 課程的第一單元是介紹鮭魚的生命週期。與兒童通常是在父母的呵護下成長不同，鮭魚是在沒有親職照護下成長。當鮭魚成熟後，便會溯源逆行至其出生地產卵，而後精疲力竭而亡。此單元旨在使學生瞭解，動物的本能行為及生命週期的動態性（Fitchett & Russell, 2012; Evans, 2011b）。

第二個單元主題是將人類與銀鷗的親職行為進行對比。銀鷗會選擇配偶，且銀鷗父親會照護幼鷗，其家庭結構與人類近似。但與人類不同的是其行為是自發性的，且生活也有其地域性。此單元使學生學會更寬廣之生命週期的概念。透過影片，學生會看到當幼鳥啄其雙親鳥喙上的紅點時，牠們便會反芻食物讓其食用等行為。透過觀察這些行為，學生逐漸理解本能行為與習得行為間的差別（Rudduck, 1972）。

第三個單元探討的是狒狒。影片取材自 S. Washburn 與 I. DeVore 兩位學者 1960 年代初期於肯亞（Kenya）所進行的研究。與銀鷗相較，狒狒的生活範圍更為寬廣，更不具地域性。此單元旨在要求學生關注狒狒的支配、攻擊、互惠、空間領域等行為，並與人類諸多的社會行為進行對比。與人類一樣，成年的狒狒會有配偶，且彼此會相伴到老。狒狒組成的社會，彼此間會發展出社會關係、會有固定的社會角色，且其社會有階層結構存在。與人類不同的是，狒狒無法探究不同的社會角色，也沒有較複雜的溝通系統。上述研究的目的，旨在嘗試讓學生回答第一個問題，即「人是什麼？」也就是透過不同物種的研究，鼓勵學生探求人類的獨特性（Dow, 1976; Evans, 2011b; Fitchett & Russell, 2012）。

MACOS 課程的最後部分，則是讓學生研究北加拿大因紐特人的生活

經驗，其目的是幫助學生理解技術與文化的概念。課程材料源自人類學者 K. Rasmussen 於 1923 年至極地對因紐特人的研究，以及 Balikci 後續的研究。透過影片，學生看到因紐特人的活動型態，會隨著季節與食物的遷移而發生更迭。夏天時因紐特人以漁獵為主，秋天則轉移陣地改以捕獵馴鹿為主，冬天時則轉以海豹為食物，且眾多家庭齊聚，共抗嚴酷的環境。透過此單元，學生將會瞭解人類的社會行為與種種技術與智巧，以及家庭成員的分工合作，讓人類得以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生存 (Dow, 1975a; Rudduck, 1972)。此單元的研究旨在使學生探求第二與第三個問題，即「為何我們成為此等狀態？」「我們如何才能更進一步？」其次，因紐特人生活在極地極為原始的情境中，透過其生活的分析與探討，便能與現代生活做一對比，且能激發學生探討社會與文化風俗的差異。透過對比學生便能理解，人類除具共性外，個別文化間，也具有不同甚或相衝突的價值存在 (Fitchett & Russell, 2012)。

在教學上，MACOS 採取三個較為特殊的教學技術。其一為對比法，其二為遊戲，其三則是使學生對自身假設能自我覺知。就對比而言，MACOS 採用四種資源的對比，分別是：人與高級靈長類的對比、人與史前人的對比、當代科技人與原始人的對比、成人與兒童的對比。為了進行對比，課程開發團隊收集諸如影片、故事、人工製品、讀物、圖畫等課程材料。對於使用對比教學法的目的，Dow (2019, p. 80) 曾有過如下的描述，

我們認為將奈特西里克與我們的生活方式進行對比，將可幫助兒童理解人性的普遍成份，亦可理解某種特殊文化的獨特成份。從此種相對比的觀點，我們相信，他們將可最佳的發現自身文化的價值。我們同時認為，藉由研究諸如自由放養的狒狒等其他動物，其對於成為人意謂著什麼，將會獲得嶄新的觀點。

此外，團隊並開發各種遊戲，以幫助學生理解語言與社會組織 (Bruner, 2006)。對於上課的方式，Johnson (2010, p. 235) 即曾描述如下，MACOS 課程要求學生必需對問題做出回應，且要求他們必需觀察情境 (閱讀一本書、觀看一部影片、聆聽錄音帶等)；描述所觀察到的事物 (列出項目)；根據某些項目的相似性，找出對臚列項目進行分類的基礎；指出

組內項目共同的特徵；標出各群組的組名；將額外的項目歸屬在標示的組別之下；重新組合這些項目以形成新的群組，且創造更大且更具包容性的群組。

課程開發完成後，本想與商業出版公司共同進行課程推廣的工作。因出版公司擔心教師訓練耗費龐大，視聽為主的課程材料也不便宜，且擔心新穎的課程內容恐具爭議性，故不願與教育發展中心合作，進行課程推廣（Nelkin, 1977）。為能有效推廣課程，教育發展中心便向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爭取經費。經費用於在幾所大學內設置區域中心，請大學教授或學校教師，協助提供 MACOS 的課程資訊與提供師資訓練。此一作法最終獲得課程發展夥伴公司（Curriculum Development Associates, Inc.）的認同，雙方於 1970 年七月簽下契約，協同合作課程推廣事宜（Dow, 1975a）。在最盛行之時，在美國曾有 47 州 1700 所學校使用 MACOS（Johnson, 2010）。MACOS 開發團隊經常宣傳其課程是革命性的，但也因其挑戰傳統，導致部分家長的不滿，進而肇生課程爭議。以下敘述之。

參、MACOS 課程的爭議

課程史學者 Kliebard 在論及美國課程變革的歷史進程時即曾明謂，某種課程主張的出臺與下臺往往與時代氛圍的轉變，具有莫大的關聯性（鍾鴻銘，2009）。Kliebard 是項主張，也可適用至 MACOS 從受聯邦政府贊助支持，推廣實施以迄發生爭議，最終被採用的學校下架的過程。1960 年代是喧囂擾攘的十年。在經歷動盪不安的十年後，歷史又辯證性地回返到渴望保守而穩固的生活。此種追求保守穩定的訴求，使得追求突破與創新的 MACOS 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最終爆發課程爭議，成為與 Rugg 的社會科課程爭議、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齊名之美國課程史上著名的課程爭議事件（鍾鴻銘，2006，2019；Evans, 2020）。MACOS 發生課程爭議期間，適逢 Bruner 至英國牛津大學講學，是以，捍衛 MACOS 的工作，大部分由 Dow 擔負（Bruner, 1983）。MACOS 起初的爭議零星的發生於一些州的城鎮，這些爭議在引起保守主義團體的關注後開始組織性的介入，

試圖引發更多群眾的注意，並爭取更多人的支持。其後復因政治人物將其搬上國會殿堂，成為全國關注的爭議議題。易言之，「這場爭論以群眾運動的形式開始，最後演變成一個國家問題。」（羅厚輝，2002，頁83）以下將爭議過程大致臚列如次。

一、弗羅里達州（Florida）湖市（Lake City）的課程爭議

最早發生 MACOS 課程爭議的地點是弗羅里達州的湖市。1970 年該市正利用「年級中心」的作法，取消學校的種族隔離政策。為此一改變做準備，該市指派三名曾聽聞過 MACOS 的社會科教師，前往 MACOS 教師訓練中心接受訓練。這三位教師甚為喜愛該課程，在獲得校長、學監許可，但未獲學區董事會同意的狀況下，教師購買該套課程，供學區六年級中心學校使用（Kraus, 1977）。該年秋天，湖市浸禮會基本教義派牧師 R. D. Glenn，其女兒使用的是 MACOS 六年級的課程材料。經審視後，Glenn 斥其為「嬉皮－伊皮哲學」（hippie-jippie philosophy）（Evans, 2020）。

在 Glenn 的宣傳下，部分家長也開始質疑 MACOS 的課程內容，他們之所以反對，「因為它是無神的、人文主義的、以演化論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的、而且是『感官哲學』。」（Olson, 2007, p. 93）隨著附和者越來越多，最終爭議進了學區教育董事會。在正反相方各抒己見的狀況下，董事會決定保留 MACOS。但本是六年級唯一社會科課程的 MACOS，變成數個課程選項中的一種。但隔了一段時日，教育董事會仍決定將其排除在選項之外，原因是價格過於昂貴。但部分教師仍認為，此一決定乃課程爭議所致（Kraus, 1977）。

二、馬里蘭州（Maryland）蒙哥馬利郡（Montgomery County）的課程爭議

1970 年蒙哥馬利郡部分小學曾試行 MACOS 課程，且將於 1971 年秋天擴大使用範圍。然而在擴大使用範圍前的 8 月，該郡卻出現一份由「約翰·伯奇社團」（John Birch Society）所發送，名為《人類事件》（Human Event）的全國性保守主義的小報。該期有篇名為〈教育人員拿著你的聯邦稅金在做何事？〉（What educators are doing with your federal tax dollars?）的文章（Evans, 2020）。

此信件形式的文章隨後在該郡流傳，終而引起教育董事會的注意，於是董事會要求該郡學監 James M. Reuswig 調查該課程。Reuswig 的作法是製作簡單問卷，寄給全國 167 個使用此套課程的學區，詢問他們對此套課程的評價。最終收到 36 個州 134 個學區的回信。回函中給予 MACOS「卓越」評價者有 100 個學區，給予「良好」評價者有 28 個學區，另 6 個學區則是答覆未使用，並未有任何學校給予「持平」或「貧乏」的評價。此外，有 114 所學區並未收到任何的抱怨，另有 14 所學區有收到對課程的抱怨。抱怨內容大概是取代美國史、性教育、教導進化論、太過深奧、對於因紐特人生活的描述太過露骨等。根據回覆的結果，並且確認「責任教育公民聯合會」在蒙哥馬利郡有 12 至 14 位成員後，Reuswig 與董事會決定續用 (Dow, 1991)。

三、亞利桑那州 (Arizona) 鳳凰城 (Phoenix) 的課程爭議

亞利桑那州鳳凰城麥迪遜公園 (Madison Park) 學區所引發的爭議，是有關 MACOS 課程爭議中最廣為人知的爭議事件。此一事件是由學區一位名為 Phyllis Musselman 的家長所引發。1971 年 9 月，Musselman 女士將一篇名為〈MACOS 社會？研究？〉 (MACOS Social? Study?) 的文章發表於地方報紙。該文開篇即道「在高中二年級生被假定沒有性教育即難以存活之時，小學生將於今秋學習暴力、年輕與權力為生存的必需品。」其後該文亦指出，「教師被教以聚焦於食人、弑嬰、集體屠殺、弑老等事例，直至這些暴力行為被兒童所接受與理解。」學童「表演在祖母老至無用之時，將其遺棄以使其死去」，且被要求「決定是要生活在有著法律與管控的人類社會，抑或生活在成群結隊的狒狒群體，在其中你可看見一切，也可做任何事。」 (Evans, 2020, p. 79)

爭議期間，該地廣播電台亦曾邀請 Dow 與反對者對談。但對談卻在雙方各執己見的狀況下結束 (Bruner, 1983)。鳳凰城亦是國會議員 John B. Conlan 選區所在，在他的操作下，MACOS 成為全國關注的課程爭議。是故，鳳凰城爭議是從地區爭議逐漸轉向全國性爭議的轉捩點。對於鳳凰城的爭議，Dow (1991, p. 193) 曾有過評論如下，

鳳凰城爭議是開始向著公共態度漫延之漸長的保守主義，在 1970 年代期趨近學校教育的一種預示。一部分，此新的氛圍反映出對 1960 年代沈重

花費之計畫的一種反動；一部分，其表達出對聯邦官僚體制權力逐漸增長的一種抗拒；一部分，它源生於對大規模、中央負責的教育革新漸增的不信任。

從 Dow 的陳述中可知，在 1960 年代聯邦政府對教育事務大規模的介入後，人們已對此開始心生芥蒂。此種心態藉著地方性的抗議活動逐漸積累能量，並為組織性社團的介入，搭建了舞台。

四、社團組織的介入

湖城、蒙哥馬利、鳳凰城等爭議，僅是地方性的爭議，尚未見組織性力量的大規模介入。之後其他地區所引發的課程爭議，其質疑 MACOS 之處，大多與湖城、鳳凰城有雷同之處，甚或直接引述相關見解。例如華盛頓州（Washington）的貝爾維尤（Bellevue），提出指控者乃兩位家長，分別是 R. McCaughey 女士與 R. O'Hara 女士。她們的指控，「包含眾多鳳凰城相同之指控，且引用出自教師與學生材料的相同引述。」（Evans, 2020, p. 85）1973 年二月德州的休士頓（Houston）亦曾發生課程爭議。抗議發起人寫連署信，要求該州學校移除 MACOS 課程。

信件包含許多與鳳凰城一樣，夾帶脫離脈絡之引述的指控。且包含參考 Phyllis Musselman 為《週末美國新聞》所寫的一系列文章，及其宣稱 Jerome Bruner 於二戰期間為心理戰工作，且其業已使用相同技倆，透過 MACOS 材料影響兒童。（Evans, 2020, p. 85）

隨著爭議性事件的增加，最終促成保守團體的介入，促使 MACOS 課程爭議，成為全國性課程爭議。

居住於德州隆尤（Longview）的 Gabler 夫婦，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檢視教科書內容，且享有一定的全國知名度（鍾鴻銘，2019）。1960 年代初期，Gabler 於自家從事教科書分析。其後 Gabler 夫婦成立「教育研究分析」（Educational Research Analysts）的非營利組織，贊助資金主要來自傳統基金會與城堡石基金會（Castle Rock Foundation）。1969 年 Gabler 夫婦亦曾介入德州教科書的採用程序，成功將「生物學課程研究」（Biological Sciences Curriculum Study, BSCS）從採用清單中移除。繼 BSCS 後，MACOS 成為其關注的課程。1973 年 Gabler 女士受弗蒙特州（Vermont）

伯林頓 (Burlington) 一個名為「公民優質教科書」(Citizens for Quality Textbooks) 團體的邀請，造訪該學區。此學區此前已採用 MACOS 課程多年，Gabler 女士造訪的目的在於附和該團體的主張，聲稱該套課程在教導道德的崩壞與反美國主義 (Dow, 1991)。Gabler 女士曾對一個公民團體講述，

在觀看教科書 11 年後，我想我已能處變不驚。但此套課程獲得最差的獎項。五年級兒童，處於最易受影響且具好奇心之齡，卻被引導去「發現」加拿大奈特西里克愛斯基摩人部落，以及他們在做些什麼。人吃人，弑嬰行為、殺害祖父母、換妻、與動物成婚，這些你所能想到最低劣的行為。有關這些事，教師都在說些什麼？她不去做價值判斷。兒童必需帶著明確的意涵去決定，假如奈特西里克人想以這種方式生活，這些違反上帝與自然的犯罪行為都是對的。整個觀念是說，某個文化與其他文化一樣好，而且沒有任何文化價值是絕對的。(Evans, 2020, p. 86)

除邀請 Gabler 女士外，反對團體亦邀請加州的 J. Steinbacher 前來助陣。Steinbacher 是新聞從業人員，並曾出版兩本著作，《兒童引誘者》(The child seducers) 與《共謀者：反對上帝之人》(The conspirators: Men against God)。Steinbacher 指控 MACOS 教導實用主義、行為主義、心理操控等，而此正在搗毀年輕人的宗教信仰，且為共產主義接管美國舖平道路 (Dow, 1991)。Steinbacher 指控道：

在美國以稅收支持的學校系統，成為將馬克斯革命傳輸進街頭與社會其他制度的主要載具。若無公立學校，人文主義欲成功反抗上帝是令人質疑的。然而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仍對正在摧毀一整代美國年輕人靈魂的系統懷抱信任與信心，且除非加以弱化，它亦將摧毀美國過去兩個世紀以愛的勞力打造之人類文明。(Dow, 1991, p. 197)

在 Gabler 夫婦之後，更多的保守主義團體加入反對 MACOS 的行列。這些團體包括傳統基金會 (Heritage Foundation) 與基礎教育理事會 (Council for Basic Education) (Dow, 1991)。這些團體加上約翰·伯奇社團、M. McGraw 與全美兒童聯合會 (National Coalition for Children)、保守主義專欄作家 J. J. Kilpatrick、G. Wallace 的美國黨 (American

Party)，皆屬保守主義或極端保守主義者，他們於 1960 與 1970 年代期間逐漸取得動能。其中，約翰·伯奇社團在許多地區皆設有分支機構，從事學校的監督工作。其中較為諷刺的是「基礎教育理事會」，因為此一組織最初還是新社會科課程改革的支持者（Evans, 2020）。

五、國會發生的課程爭議

即便保守團體開始介入 MACOS 的課程爭議，但尚不足以促使課程爭議成為全國民眾關注的議題。而且，即便爭議持續增加，但在 1971 年至 1974 年期間，MACOS 課程方案的銷售數量仍維持溫和成長。但 1975 年之後，MACOS 的課程爭議，逐漸從區域性爭議轉為全國性爭議。真正促使美國民眾開始關注 MACOS 課程的是它登上國會議事殿堂，成為政策辯論的議題。將 MACOS 帶上國會議事殿堂的是亞利桑納州的國會議員 Conlan。

Conlan 是哈佛大學法律系畢業生，亦是亞利桑那州的國會議員。他初聞 MACOS，是 1971 年鳳凰城麥迪遜公園學區所發生的爭議事件，爭議期間有公民團體向其反應 MACOS 的問題。恰巧的是，Conlan 的法律助理 George Archibald 已從事教科書批評工作多年。此前 Archibald 曾是《亞利桑那共和國》（Arizona Republic）的作家，在 MACOS 開始實施之後，他即開始追蹤關注。1975 年元月底，他曾向紐澤西州（New Jersey）公民團體發表演說，亦曾提及 MACOS 的問題（Evans, 2020）。1974 年年底，亦有華盛頓特區的公民團體，質疑聯邦政府在發展與推廣 MACOS 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Nelkin, 1977）。

Conlan（1975）曾於《社會教育》（Social Education）雜誌，指控 MACOS 課程內容涉及殺害年長者與幼兒、換妻與試婚、巫術與邪教，以及自相殘殺等次文化議題的討論，且採文化相對主義的立場。透過其政治影響力，MACOS 的爭議逐漸成為全國關注的議題。Evans（2011a）猜測，Conlan 有其政治考量。因為亞利桑那州共和黨籍參議員 Paul Fannin 宣布即將退休，時為眾議員的 Conlan 有意爭取其所留下的席位。Conlan 認為，炒作 MACOS 議題，有助他獲得全國性的能見度與知名度（Kraus, 1977）。Conlan 是國會「科學與技術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委員，此委員會負責審查 NSF 的預算，並且向

國會提交報告。1975 年 NSF 編列下一年度的預算中，為 MACOS 列有「資訊工作坊」的預算 110,000 元 (Evans, 2020)。Conlan 認為聯邦若為教育提供資金，將使政府與教科書出版業者處於不公平的競爭態勢之中。故 Conlan 提出修正案，禁止持續對 MACOS 撥款贊助。Conlan (1975) 曾將 MACOS 的問題整理成十個範疇。它們分別是：殘忍的殺害年長者；殺害女嬰；影片中出現過於生動的描述屠殺動物的細節；教導性教育；謀殺與自相殘殺；離婚、試婚；一夫多妻與一妻多夫；換妻；視宗教為神話；將演化當成事實教導；謀殺與復仇；獸交。此十項範疇，大都集中於因紐特人，且堪稱是總結了此前各地區對 MACOS 指控的內容。除此之外，Conlan 亦指出，

MACOS 是設計用以模塑兒童的社會態度與信念，其所沿路線總是與兒童的父母與所在社區的信念與道德價值有所不同…以狒狒、猩猩、鮭魚、銀鴉、其它動物、以及奈特西里克愛斯基摩人的影片與故事為基礎…重複的主題…包含共同生活、消滅社會中羸弱與年長者、性放縱，以及濫交、暴力與原始行為。這是給 10 歲學童。

整個課程使用許多心理學設置，包括角色扮演、團體討論、會談時間，學生被要求公開討論個人生活、家人與朋友的親密面向…（而且）被迫坦白每一種情緒與所有私人的思想與行動…材料教導兒童要放棄對社會中的弱勢者與年長者的愛、幫助與關懷。(Evans, 2020, p. 92)。

Dow (1975c) 曾針對前述十項指控，一一作出回應，但並未消弭 Conlan 的疑慮。其後 Conlan 進一步將 MACOS 帶進國會議事殿堂，且進一步擴大其修正案，要求 NSF 的課程方案在實施前，皆應經過國會的審查。在國會中，有人支持 Conlan 的觀點，有人則反對。在雙方攻防過程中，反對 Conlan 者略有增加。但反對 Conlan 的人，並非出於對 MACOS 的支持，而是出於對學術自由的支持，以及認為政府不應直接干預課程發展工作。1975 年四月 9 日，眾議院對國家科學基金撥款的修正案，也就是停止對 MACOS 的經費支援。表決的結果是 215 票對 196 票，修正案被否決。儘管遭遇挫敗，但 Conlan 及其支持者不願就此停戰，而是持續攻擊 MACOS。

繼眾議院之後，四月 21 日參院亦舉辦相關的聽證會。聽證會中有反對者指出，在教育發展中心未能找到適宜的出版商合作，出版 MACOS 的課程材料情況下，MACOS 的開發者卻與課程發展助理公司合作。反對者質疑，何以用納稅入繳納的稅金去支持理應在私人市場接受考驗的課程材料？反對者認為，教育專業人員與政府官僚體系的結合，已使學區教育董事會與家長處於不利地位（Evans, 2020）。

在國會針對 MACOS 課程進行辯論的過程中，曾啟動三個評論委員會調查 MACOS 課程方案。首先是 NSF 主任 H. G. Stever 於 1975 年四月 7 日所設置的內部調查小組。此調查小組旨在審查 MACOS 發展與實施的過程。依其調查結果指出，MACOS 的發展與實施過程的諸多面向，並無值得挑剔之處，但亦建議 NSF 今後應對「特別指定科學課程評論團體」（Ad Hoc Science Curriculum Review Group）課程方案施行更嚴格的監督。第二個委員會是由科學與技術委員會主席 O. Teague 任命。此一團體於 1975 年五月開始運作，彼時諸多保守團體的抗議行動，已引發傳媒的注意。Dow 曾出席此一團體的調查會議，並對抗議者的諸多指控進行說明。但傳統基金會亦有成員出席指控 MACOS 採取的教學法雖美其名為發現法，但實則是要學生持續不斷的探求自己內在社會情緒的發展，故與其說是「發現」，倒不如說是「心理分析」，甚或是「操控」來得正確些。但在 MACOS 的支持者《科學美國》（Scientific America）的出版者 G. Piel 的成功說服下，委員會同意繼續對 NSF 的支持。

第三個委員會則是出於 Teague 的請求，要美國審計總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瞭解 MACOS 的財務使用狀況。經過審計總署的調查，澄清了經費使用的疑慮。但審計總署亦建議 NSF 應更為關注教育發展中心的出版工作，且應密切關注契約的細節。

趁著國會論戰的熱潮，保守團體將課程爭議擴散至更多的城市與鄉鎮。1975 至 1976 學年度期間，是 MACOS 課程爭議的最高點。在反對者無止盡的指控下，1976 年國會通過 NSF 的撥款案，但禁止資金用於補助 MACOS 方案的課程推廣。在缺乏資金的奧援下，MACOS 課程的推廣工作亦不得不隨之終止，原先有意繼續發展中學版的課程方案，亦不得不就此中止。「意識型態的衝突為對話保留動能，是財務上的爭議注定此方案的覆亡。」（Fitchett & Russell, 2012, p. 480）由此足見，缺乏資金的奧援，

對製作費用較為昂貴的 MACOS，造成致命性的打擊。其次，MACOS 主要透過各地的 MACOS 教師中心進行推廣工作。當經費不再支援各地教師訓練中心的運作時，MACOS 的推廣便無以為繼（Dow, 1992; Wolcott, 2007）。

除了指控課程內容爭議外，批評者亦指稱 MACOS 教學方法並不恰當。對於教學方法的指控主要有二，其一是不當的使用多種心理學技術，如角色扮演、會心時間（encounter sessions）、公開討論個人生活的私密面向；其二是要求學生蒐集與運用各種資料，包括「秘密」觀察（Kraus, 1977）。

綜合言之，「MACOS 缺乏來自保守主義者與學界的支持」（Fitchett & Russell, 2012, p. 482）。Fitchett 與 Russell（2012）認為，MACOS 課程爭議主要源自與美國教育傳統與價值的衝突。在其發生爭議時，來自學界的奧援亦不強烈。反對批判者的主要理由是應維護學術自由與政府不應直接介入課程發展。尤其當 1970 年代批判教育學、多元文化主義逐漸為教育學界所接受時，不僅右派保守主義者意欲去之而後快，左派學者基於學術立場，亦未多加聲援。但正如 Fitchett 與 Russell（2012, p. 480）所言，「雖然有法庭戰爭與學校董事會成員發動對 MACOS 的戰爭，但華盛頓特區的講台被證明是最重要的戰場。」真正對 MACOS 課程方案造成致命性一擊的是國會撤除對 MACOS 課程方案的支持。而且，「MACOS 爭議標誌著與課程發展有關之國家政策，以及聯邦在此活動中扮演角色的重新檢視。」（Kraus, 1977, pp. 27-28）也就是說，MACOS 方案在國會所肇生的爭議，不僅使國會終止對它的支持，亦促使聯邦政府重新檢視它在課程方案中扮演的角色。

肆、MACOS 課程爭議原因分析

MACOS 課程有其成功之處，亦有值得檢討之處。所謂鑑往知來，探討這些因素，當有值得反省之處。Fitchett 與 Russell（2012, pp. 483-484）即曾指出：

就改革標準而言，MACOS 是個短命的方案。材料的大量發行僅持續 5

年。然而環繞著 MACOS 的爭議卻足以演示，將創新的教學理論導入傳統學校環境的當代改革運動，所面臨的基本挑戰。它代表著新社會科運動最為人稱許、亦最為麻煩的面向。

環繞「人的研究」的爭議表明，社會科仍是學校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再者，「人的研究」方案演示了社會科課程宗旨與目標持續不斷的爭鬥。最重要的是，藉由演示變化的價值、政治利害關係人、政治動力學如何影響教育改革，「人的研究」的死亡為現在與未來建立全國性課程的嘗試，提供有價值的一課。（Fitchett & Russell, 2012, p. 484）

依 Bruner 之意，MACOS 發生課程爭議的直接原因是來自約翰·伯奇社團的攻訐，以及被攻擊者的防衛，雙方攻防的過程中極化彼此的立場。但除此之外，仍有一些其他助長 MACOS 發生課程爭議的因素。以下分析之。

一、不同課程利益團體的角力

二戰後，美國出現兩股學校教育批評浪潮。一是極端保守主義的學校教育批評。此學校批評者因擔心學校淪為孕育非美國活動的溫床，而對美國學校展開批評；另一波的學校教育批評則是來自知識份子。他們批評學校教育與師範教育未能提供嚴格的學術訓練，故其主張回歸基本學科的教學。其後，此兩波的學校教育批評逐漸合流，其亦構成批評 MACOS 課程的主要力量來源（Kraus, 1977）。Fitchett 與 Russell（2012）嘗謂，雖言此前已有數個新社會課程方案在執行，但直至 MACOS 出現，新社會科運動才真正有了政治與社會的石蕊測試試紙。由於支持 MACOS 背後的課程原理，與 1970 年代政治、社會氛圍有所捍格，導致 MACOS 爆發課程爭議。是以，恰如 Evans（2011a, p. 147）所言，「MACOS 的爭議及其結局，說明當革新面對美國政治與文化景觀的實際時，可能會發生的狀況及實際發生的狀況。」

MACOS 並非 1970 年代唯一產生爭議的課程。1970 年代，保守主義團體亦曾對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卡納瓦郡（Kanawha county）選用的教科書進行抗議。卡納瓦教科書爭議堪稱是美國課程史上，抗議強度最強的教科書抗議事件（鍾鴻銘，2019）。卡納瓦教科書爭議在暴力與強

度上或許無與倫比，但並非彼時美國獨特的現象，在當時美國圖書協會即曾指出，在過去五年內，美國各地的教科書爭件已有明顯增加（Kincheloe, 1980）。處於如是的氛圍，強調價值相對主義的 MACOS，極易淪為攻詰的對象。Evans（2020, p. 107）即曾指出：「在 1974 年卡納瓦教科書爭議之後，1975 年 MACOS 爭議的爆發，就事後觀之，乃是其邏輯的下一步。」

此外，Evans（2020, p. 101）亦曾指出：

國會針對 MACOS 的辯論與其後持續的調查，部分是時代反映的結果。在水門案件結束後，爭議蔓延至國會，且反映出之後對政府的秘密與績效責任的關注。再者，它發生在國家失敗的時期，也就是同一年西貢淪陷。在 1975 年之前，媒體對 MACOS 爭議的關注不多，訴說爭議故事的報紙與雜誌數量突然間增長。

但是各個保守團體並非單兵作戰，而是在彼此間建立網絡，分享攻擊課程方案中的諸多「缺失」與「錯誤」。是故，即便對課程方案的質疑，可能來自全國不同地區，但攻擊的內容，甚或措辭，皆大致雷同，其故亦在此。即以 Gabler 夫婦為例，雖身居小鎮，且宣稱僅是關心教科書的品質。但因其具有全國知名度，故經常受邀至各地演講，是故，得以將其截取各種課程方案的資訊，包括 MACOS 在內，傳送至全國各處（Kraus, 1977）。

但是 MACOS 的批評者與新社會科課程改革並非全然沒有交集，新社會科的某些訴求，其實正是他們早前的教育主張。例如，強調學術科目的教學，培育年輕的社會科學家等。但保守團體強調的是兒童應遵從權威者的觀點，而非任其發展自己的結論。Evans（2020, p. 104）即謂：

MACOS 與其他新社會科材料的爭議證明，即便學術學門、新探究法，以及學生即是年輕的社會科學家，也可能會產生爭議，因為他們要求學生發展自己的結論。教育保守主義者與諸多民眾，想要的是餵養給學生更多傳統「美國的」與權威的觀點。

公立學校是由公共稅收支持，故常受到一般大眾的檢視與批評。MACOS 因是由政府撥款贊助，更易受到政治的檢視。但除了與保守主義意識型態相頡頏外，MACOS 亦遭到左派學界人士的質疑。Fitchett 與

Russell (2012, p. 482) 亦曾提及學界對 MACOS 的質疑。二氏指出，

MACOS 並不輕易為社會教育工作者所接受。當批判教育學、多元文化主義以及其他後實證主義知識論在美國社會科學術圈變得益發正常之時，此課程的實徵主義性質受到挑戰。

Fitchett 與 Russell (2012, p. 474) 並舉教育哲學家 M. Greene 的質疑為例，

他們真的在做 Bruner 所言之事，或僅是試著引出某些事先已決定之對人的觀點。作為一哲學家，我不輕易相信「人是什麼？」能夠如他們所言，輕易地加以回答。設若你問 Freud 該問題，他將會談論受到驅力驅動的人。存在主義者則會給你另一種觀點。行為科學家則又是另一種解答。此聽似他們已擁有答案。

Fitchett 與 Russell (2012) 認為，當歐洲社會科學家對實證主義知識論產生質疑而轉向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 時，美國由於根植於量化研究傳統，對社會科學仍抱持實徵主義 (empiricism) 與科學主義。此種模式雖欲開啟兒童自由思考的心志，卻反倒將學童限縮在實徵方法的理解。是以，Fitchett 與 Russell (2012, p. 471) 指出：「Bruner 與其他美國同時代社會科學界領導人物視科學發現為知識與理解唯一有效的方式。」除此之外，二氏也提及非保守主義陣營對 MACOS 的另一質疑，即影片描述因紐特人的生活方式背離事實。迨至 1970 年代，因紐特人已居住於房舍之內，且已使用機械化的交通工具，甚至已有雜貨店。是以，他們指控 MACOS 將因紐特人不公平地再現為不文明之人。

二、改革的期望與教育實際脫節

MACOS 的課程開發團隊宣稱 MACOS 方案是革命性的，某些作法是開創性的。與某些學科結構運動課程方案一樣，開發之初，它甚至想要設計出一套免受教師影響 (teacher-proof) 的課程 (Dow, 1992)。也就是說，一開始其「設想學術研究者乃是專家，而教師則被界定為計畫的傳教士。」(Fitchett & Russell, 2012, p. 479) 雖說欲將課程方案推廣至課堂時，課程開發人員已發現教師實為成功課程設計不可或缺的一環。但此一發現為時

已晚。在進行課程設計時，未能從教師徵得更多的意見，讓 MACOS 的創新作法與學校的實際氛圍顯得格格不入。Fitchett 與 Russell (2012) 即認為，MACOS 的失敗之處在於其所設想的教學方式與現行的教學方式有所脫節。究其原因，乃因其未能一開始即草根式讓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參與課程發展。Fitchett 與 Russell (2012, pp. 482-483) 即曾指出，

就實際的觀點言之，MACOS 的材料是爭議性的，且難以適應當代的教室。Peter Dow 承認，MACOS 的創建者未能考慮到大部分社會科教師的歷史傾向性質。教導者對集中的社會科學教學並未做好準備。就意識型態而言，「人的研究」的創建者旨在使美國學生知曉成為人究竟意謂著什麼。他們提出一套課程，讓學生對自身的行為、環境與文化習俗進行批判性的思考。過程較諸內容更形重要。課程資源提供豐富且具深度的案例研究，以供學生探究。部分本國最傑出的學者參與材料的建構與評論。但誠如美國社會科教育學者 Thornton 所指稱的，認定教師應該要教的與教學準備間的脫節，阻礙了課程改革的進步。MACOS 在當代的學校氛圍中缺乏功能性。其創建者不太向課堂教師與行政人員求助取益。沒有來自教學領域草根性的認可，保守主義者譴責「人的研究」是一套透過聯邦稅收與象牙塔菁英傳播的人造計畫。

除了與學校現實脫節之外，MACOS 課程內容也與學生生活脫節。Fitchett 與 Russell (2012, p. 483) 即曾指出：

從社會教育的觀點言之，MACOS 未能與學生的生活連結。雖然根本上受到 Bruner 的支持，但 MACOS 卻偏離其知識論。由於強調學科結構，此課程忽視學習者的觀點，以及將教學建立在興趣與探究之上的重要性。教師缺乏社會科綜合的知識背景，以便將奇特的內容與兒童的生活進行連結。再者，當教育氛圍產生變化，即冷戰的典範已被重新重視價值承載 (value-laden) 的教學取代之時，此課程卻未能對此有所調適。其結果是，參與式民主、公民理解與社會覺醒等重要概念，在教材裡已遭到混淆。

MACOS 失敗的另一原因，可以說是其革命性的期望與人們現實的想法有所脫節。不僅學生，包括家長與教師，很難想像人或者說人類，是與魚與獬相平行的某種動物物種。對一般大眾而言，人或人類並非動物。

其次，一般大眾也很難同意，諸如因紐特人等其他文化，自身即是有效的文化，而非越現代化越好的原始文化。第三，MACOS 的知識論認為，知識是運作中的信念體（a body of working beliefs），而非固定或永恆不變的真理。此種知識論亦與一般人所信持的知識論有所捍格。且對一般大眾而言，學校應是教導真理與美國價值的場所，學校不應以模糊的相對主義去破壞它們（Olson, 2007, pp. 92-93）。

此外，Ruby（2005）亦曾對 MACOS 以影片為主的教學提出質疑。Ruby 以為，MACOS 課程的基本組織原理是希望透過影片讓學生獲得實地經驗，並且如同人類學者般，發現影片中因紐特人的行為邏輯。課程發展者拒絕讓教科書告知學生該思考什麼，認為如此做，將使學生成為「真理」的被動接受者。Ruby 質疑，在無幫助的情況下，學生是否有能力將自己的文化與外在的文化進行比較？如果真的可以，那麼人類學者的角色是否只能是負責紀錄及站在一旁？

Falkenstein（1977）亦曾以 MACOS 在俄勒岡州（Oregon）的實施狀況作為其博士論文的研究主題。Falkenstein 的研究指出，較諸課程爭議，MACOS 成功實施的最大障礙在於欠缺學校系統的內部支持。也就是在其實施之後，行政體系未能提供學校教師長期的支持，以及欠缺協助處理潛在爭議的技能。根據 Falkenstein 的研究結果，Dow（1991, p. 263）表示，

Falkenstein 的研究指出，需要某種新型態的實施結構，以支持課程革新。課程改革如欲成功，在創建與傳播新課程人員和使用者間，必需有緊密與持續的連結關係。設計長期的實施策略時，應將長期支持的必要性考慮在內，而課程發展者必需設計某種方式，以適當回應實施過程中所欲學習的內容。課程革新並非靜止的事業。它必需在發展者與使用者間提供某種動態的交互作用，以便更新與修正材料與策略，從而迎合參與學校不斷變化的需求。

總之，保守主義者宣稱，MACOS 是一群學術象牙塔內的菁英所構思出的產物，與學校現實的運作有所脫節。其次，MACOS 失敗的另一原因，在於它未能與學生的生活產生連結。也就是此套課程重視的是學科的結構，但卻忽視學習者的觀點，未能將其建立在學習者的興趣之上。教師亦缺乏綜合的社會科知識背景，以便將獨特的課程內容與學生的生活連結在

一起。再者，MACOS 的課程原理與一般人既有的觀念亦多所捍格。而且，部分早期拍攝的影片內容，早已脫離現實。

三、課程發展團隊未能熟諳課程改革的政治學

繼 Bruner 後接下主任乙職的 Dow (1979, 1991)，不僅以 MACOS 為主題完成博士論文，甚至將其改寫成《學校教室政治學》出版。是故，有關 MACOS 的案例，Dow 不僅是歷史學者，亦是參與觀察者 (Goetz, 1994)。Olson (2007, p. 93) 曾謂：「Peter Dow 在《學校教室政治學》所述者，或許是 MACOS 的設計、實施、接受、且最終拒絕，最綜合性的分析。」是以，Dow 的著作與論文便成為研究 MACOS 課程爭議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在《學校教室政治學》一書中，對 MACOS 所遭遇的攻訐，Dow (1991, p. 228) 曾心有感悟的指出：

對於參與從惡意批評者中拯救 MACOS 之鬥爭的我們而言，可說是上了一堂強而有力的教育政治學的課。事實上，在學校董事會、家長團體、最終是國會面前捍衛課程的戰爭，迫使我們檢視塑造美國教育實務的各種力量。在學生、教師、學者、教育專業人員間激起眾多熱情的計畫，是如何在大的政治社群的某些部門製造諸多的對立？很明確地，我們選擇教育兒童的方式，具有更多的心智意涵。它涉及有意的價值選擇。就歷史而言，我們偉大的教育改革者，如 Thomas Jefferson、Horace Mann、John Dewey，對此知之甚深，但卻不為 1950 與 1960 年代的課程革新者所瞭解。起初純然只是學術性質的改革，在其應用時卻深深地涉入政治之中。未能了然於此，且未能以回應政治實際的方式設計與實施 MACOS，注定此課程在其成熟之前即已夭折。

在〈過去即序幕：史潑尼克的遺產〉(Past as prologue: The legacy of Sputnik) 乙文中，Dow (1992) 則是指出，除了缺乏行銷經驗外，MACOS 課程發展經驗為新社會科課程所能提供的教訓是政治上的天真，亦即他們未能深諳學校教育的政治學。首先是忽視美國史對課程的支配性，也就是美國史教學實位居五、八、十一年級課程的中心。其次是對課程採用的方法與過程所知不多，特別是某些出版商對課程決定過程的支配性。出於此種天真與無知，他們認為只要發展好的課程，便能取代傳統教科書與教學。其疏於關注的是，所謂合宜的社會科教學早已根深蒂固的深

植於教育工作心中，難以撼動。

保守主義喜愛傳統的歷史，對於社會科，特別是科際整合的社會科多所批評。Conlan 的助理 Archibald 在會議中，亦曾有過相關發言。Archibald 對全美社會科理事會（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NCSS）擁護科際整合的社會科、強調蘇格拉底式對話式教學、角色扮演、辯論的教學主張，以及貧富差距、環境污染、資源耗竭等問題的關注，表示不滿。

此外，Weber（1975）亦曾整理學界對 MACOS 的批評。首先，10 歲的兒童太過年輕，對自身所處社會所知不多，以致難以處理有關人與社會之深層的問題。其次，MACOS 是套裝課程，大部分教師對其所知不多，僅能依賴套裝課程所提供的資料。聲稱能以 30 個鐘頭的師資訓練克服此一問題，未免過於樂觀。第三，課程雖表明將以各種問題培育學生思考能力，但此套課程仍難免有灌輸之嫌。因為此套課程的潛在假設是，文化相對主義與環境決定論才是正確的答案或是科學的解答。第四，學校行政人員與家長更關心的可能是採用此套課程後，學校將排擠掉哪些課程。若是美國史此類課程，學生將還有機會從其他學制或年段的類似課程中獲得補足，但如是古代文明或是中世紀歷史課程，則將很難再有補足此類課程的機會，此亦為部分學校不願在此年齡階段，採用此套課程的原因。

此外，Kraus（1977）亦曾分析 MACOS 引起爭議的因素，這些因素亦與未能熟諳課程改革的政治學有關。首先，從一開始，便未有出版商參與課程發展，課程發展人員直至進行商業發行前，亦未認真思考商業出版的問題。如一開始便有出版商參與課程發展，內容之爭議或可避免。而且，MACOS 教材費用是同時期其他類似教材費用的兩倍，若一開始便有出版商參與，成本或可降低。再者，以五年級學生作為課程發展對象，亦是導致產生問題的因素。在當時，大部分書商的社會科課程計畫，其五年級社會科課程，皆是介紹美國史，故書商將 MACOS 置入其社會科課程計畫的意願不高，且將其當作美國史的替代課程易生批評。甚或有學者認為，MACOS 更適合作為高中的選修課程，而非美國史課程的替代品。

綜括上述所言，MACOS 的課程發展經驗，足以提供課程改革諸多的教訓。首先，課程發展人員應敏於環繞課程發展的社會與政治環境。MACOS 發展之初，重視的是價值中立的教學，但當時序進入 1970 年代，

社會已然重視價值承載 (value-laden) 的教學之時，MACOS 遭到挑戰與質疑勢所難免。其次，課程改革往往奠基在某種理想之上，但與現實脫節的理想，在改革道路上往往顛簸難行。「MACOS 的死亡，證明未能引起教師共鳴的課程計畫，很少能獲得公眾與專業人員的支持。」(Fitchett & Russell, 2012, p. 483) 易言之，任何課程改革皆應將教師視為利害關係人，MACOS 的發展與推廣過程足以證明，未能獲得教師回響的課程改革方案，亦不可能獲得家長與社會的支持。再者，正如 Tyack 與 Tobin (1994) 所指，學校教育有其既有的語法結構 (grammar)，任何的改革皆需考量它們的支配作用，並善加應對。對於課程改革、學校與社會需求間的連動關係，辭卸主任後，Bruner (1971, p. 26) 曾若有所思的指出：

到了 1970 年，關心的不再是從內部的課程去改變學校，而是一起調整使其能適合社會的需要，將其當作某種制度進行改變。對我們構成挑戰的是它不再是改革，而是革命。

從 Bruner 事後的反省之言可知，Bruner 已深悟課程改革並非僅憑藉一套立意良善的課程改革方案即能克竟其功。具備完善改革意涵的課程方案，在實施時亦須與學校整體的改革配套措施相符應，且能回應外在社會的改革需求。在上述條件皆能連鞍並轡的況下，方能提升改革成功的可能性。

伍、結論

MACOS 是 1960 年代新社會科改革運動的代表性課程方案，亦是 Bruner 主導的課程方案。Bruner 所著《教育的過程》非僅為學科結構運動的重要宣言，同時亦是眾多課程改革方案的指導方針。作為 MACOS 課程方案的發想者，Bruner 自然將《教育的過程》的理念體現於 MACOS 課程方案之中。包括重視學科結構，概念的獲得，引導學生於學習過程中主動發現，以及各種學習輔具的應用等，率皆體現 Bruner 的教育主張。Bruner 之所以願意接下方案主任乙職，其來有自。學術生涯初期，Bruner 即對文化議題頗感興趣，此一興趣促成其出面主導以人類學為重心的 MACOS 課程方案。

Bruner 對於學科結構運動的影響，不僅在於中小學課程應與大學學術前沿研究進行接軌，他同時以認知心理學者的敏銳眼光，重新審視兒童的學習過程。Bruner 不僅將其認知心理學的嶄新觀點，用來引導 MACOS 的課程發展，同時亦將文化相對主義的主張，注入 MACOS 課程之中。此種文化相對主義的主張，挑動保守主義者的敏感神經，終而引發挑戰與質疑。因 MACOS 獲有政府補助，以幫助其推廣課程。在有心人士的策動下，課程爭議最終登上國會議事殿堂，成了全國性課程爭議事件。就課程史觀點言之，作為價值載體的課程實為眾多課程利益團體的競逐之地（Kliebard, 2004）。所謂課程利益團體者，實乃對何者應成為課程內容具有一致見解，且致力於將此種見解訴諸公眾，並試圖影響公共決策的人群組合。是故，課程利益團體之爭，復可說是課程意識型態之爭。此種課程利益團體或課程意識型態之爭，可能發生在學界，亦可能發生在普羅大眾之間。如發生在學界，尚僅止於筆墨之爭。如若發生在民間，為能爭取更多民眾的支持，爭議的言行更容易趨於極端。此從諸多課程爭議事件可窺出端倪。然從諸多課程爭議事件中也可窺知，所謂課程改革者，往往以推動現有課程變革為職志，但保守主義團體多因捍衛傳統而反對課程變革，故成為課程爭議事件每役必與的主角。

就課程學理而言，MACOS 堪稱是立意良善的課程方案，但一個立意良善的課程改革方案，何以變成爭議的焦點？究其因，首先是不同課程利益團體的角力。原先支持課程改革的主流教育思維，隨著時移勢遷而發生變化。加諸培養學者專家思維方式的菁英傾向，導致大部份學生對學習產生疏離。在經歷動盪不安的 1960 年代後，1970 年代保守勢力又重新抬頭。MACOS 奠基的文化相對主義立場，自難見容於崇奉價值絕對主義的保守主義者，故而成為攻擊的對象。其次，MACOS 有其教育與課程改革的理想，但此種理想如果陳義過高，未能獲得第一線教師支持的話，課程改革的提倡者，只能踽踽獨行而難獲共鳴。再者，課程發展除課程編製的過程外，亦包含課程的推廣與實施。而課程的推廣與實施有其既有的機制，若事前未能熟諳這些機制，新的課程材料很難直接進入課堂之中。凡此，都是 MACOS 課程遭遇失敗的主因，亦值得課程改革推動者應加記取的失敗教訓。

參考文獻

- 單文經 (2005)。Rugg 及 Bruner 社會領域課程改革經驗的啟示。《教育研究集刊》**51** (1)，1-30。https://doi.org/10.6910/BER.200503_(51-1).0001
- [Shan, W. J. (2005). Learning from Rugg's and Bruner's curriculum reforms in social studie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1(1), 1-30. https://doi.org/10.6910/BER.200503_(51-1).0001]
- 單文經 (2019)。美國新社會科運動及其有關教材改革計畫評析 (1950-1970 年代)。《教科書研究》，**12** (1)，69-109。https://doi.org/10.6481/JTR.201904_12(1).03
- [Shan, W. J. (2019). Critical analysis of new social studies movement and its reform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1950s-1970s. *Journal of Textbook Research*, 12(1), 69-109. https://doi.org/10.6481/JTR.201904_12(1).03]
- 羅厚輝 (2002)。課程發展的理論基礎。學富。
- [Luo, H. H. (2002). *Theoretical basis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Ed.]
- 鍾鴻銘 (2006)。H. Rugg 教科書爭議事件。《教育研究集刊》，**52** (3)，103-139。https://doi.org/10.6910/BER.200609_(52-3).0005
- [Jong, H. M. (2006). The controversy over H. Rugg's textbook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52(3), 103-139. https://doi.org/10.6910/BER.200609_(52-3).0005]
- 鍾鴻銘 (2009)。變革的進程：二十世紀美國課程的改革。載於卯靜儒主編，課程改革：研究議題與取徑 (頁 59-94)。學富。
- [Jong, H. M. (2009). Changing course: American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20th century. In J. R. Mao (Ed.), *Curriculum reform: Research issues and approaches* (pp. 59-94). Pro-Ed.]
- 鍾鴻銘 (2019)。美國卡納瓦郡教科書爭議事件研究。《教科書研究》，**12** (2)，71-104。https://doi.org/10.6481/JTR.201908_12(2).03
- [Jong, H. M. (2019). Kanawha County textbooks controversy event in America. *Journal of Textbook Research*, 12(2), 71-104. https://doi.org/10.6481/JTR.201908_12(2).03]
- 鍾鴻銘 (2023)。MACOS 課程方案發展始末及其歷史意義。《課程研究》，**18** (1)，45-62。https://doi.org/10.53106/181653382023031801003
- [Jong, H. M. (2023). The development of MACOS curriculum project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18(1), 45-62. https://doi.org/10.53106/181653382023031801003]
- Bruner, J. (1960).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ner, J. (1971).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reconsidered. In R. R. Leeper (Ed.), *Dare to care/dare to act: Racism and education* (pp. 19-30). ASCD.
- Bruner, J. (1983). *In search of mind: Essays in autobiography*. Harper & Row.

- Bruner, J. (2006). Man: A course of study. In Bruner (Ed.), *In search of pedagogy, vol. I*. (pp. 90-104).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5).
- Conlan, J. B. (1975). MACOS: The push for a uniform national curriculum. *Social Education, 39*(6), 388-392.
- Dow, P. (1975a). MACOS: The study of human behavior as one road to survival. *Phi Delta Kappan, 57*(2), 79-81.
- Dow, P. (1975b). MACOS revisited: A commentary on the mos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Man: A course of study. *Social Education, 39*(6), 388-389, 393-396.
- Dow, P. (1975c). *MACOS controversy: Responses to charges by John Conlan*.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Inc., Newton, MA. (ERIC Document Reproduction Service No. ED 130 939)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130939.pdf>
- Dow, P. (1976). MACOS: Social studies in crisi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43*(1), 35-39.
- Dow, P. (1979). *Innovation's perils: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s,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and public reaction to "Man: A course of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 Dow, P. (1991). *Schoolhouse politics: Lessons from the Sputnik er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ow, P. (1992). Past as prologue: The legacy of Sputnik. *Social Studies, 83*(4), 164-171. <https://doi.org/10.1080/00377996.1992.9956225>
- Dow, P. (2019). Inquiry in the social studies: Reflections of an octogenarian. *Social Education, 83*(2), 77-80. https://www.socialstudies.org/system/files/publications/articles/se_8302077_0.pdf
- Evans, R. W. (2007). *This happened in America: Harold Rugg and the censure of social studies*.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 Evans, R. W. (2011a).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school reform: How curriculum politics and entrenched dilemmas have diverted us from democracy*. Palgrave Macmillan.
- Evans, R. W. (2011b). *The hope for American school reform: The cold war pursuit of inquiry learning in social studies*. Palgrave Macmillan.
- Evans, R. W. (2020). *Fear and schooling: Understanding the troubled history of progressive education*. Routledge.
- Falkenstein, L. C. (1977). *Man: A course of study A case study of diffusion in Oreg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 Fitchett, P. G., & Russell, W. B. (2012). Reflecting on MACOS: Why it failed and what we can learn from its demise. *Paedagogica Historica, 48*(3), 469-484. <https://doi.org/10.1080/00309230.2011.554423>
- Goetz, W. W. (1994). The new social studies: The memoir of a practitioner. *The Social Studies, 85*(3), 100-105. <https://doi.org/10.1080/00377996.1994.9956284>
- Johnson, C. S. (2010). Making sense of it all: A research synthesis on the impact of Man: A Course of Study. In B. S. Stern (Ed.), *The new social studies: People, projects, and perspectives* (pp. 231-260).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 Kincheloe, J. (1980). Alice Moore and the Kanawha County textbook controversy. *Journal of Thought, 15*(1), 21-34.

- Kliebard, H. M. (1992). Constructing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In P. W. Jackson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curriculum* (pp. 157-184). Macmillan.
- Kliebard, H. M. (2004). *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 1893-1958* (3rd ed.). Routledge Falmer.
- Kraus, L. L. (1977). *Curriculum, public policy, and criticism: AN analysis of the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Man: A course of stud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Kraus, L. L. (2010). The fight over MACOS. In B. S. Stern (Ed.), *The new social studies: People, projects, and perspectives* (pp. 309-339).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 Nelkin, D. (1977). *Science textbook controversies and the politics of equal time*. The MIT Press.
- Olson, D. (2007). *Jerome Bruner: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in educational theory*. Continuum.
- Ruby, J. (2005). Anthropology as a subversive art: A review of through these ey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7(4), 684-693. <https://doi.org/10.1525/aa.2005.107.4.684>
- Rudduck, J. (1972). Man: A course of study.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2(2), 118-126. <https://doi.org/10.1080/0305764720020206>
- Scheurman, G. (2018). Evanescence and permanence: The future of social studies in the rearview mirror. In G. Scheurman & R. W. Evans (Eds.), *Constructivism and the new social studies: A collection of classic inquiry lessons* (pp. 3-20).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 Tyack, D., & Tobin, W. (1994). The “grammar” of schooling: Why has it been so hard to chang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31(3), 453-479. <https://www.jstor.org/stable/pdf/1163222.pdf>
- Weber, G. (1975). The case against Man: A Course of Study. *The Phi Delta Kappan*, 57(2), 81-82.
- Wolcott, H. F. (2007). The middlemen of MACOS. *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 38(2), 195-206. <https://www.jstor.org/stable/25166616>